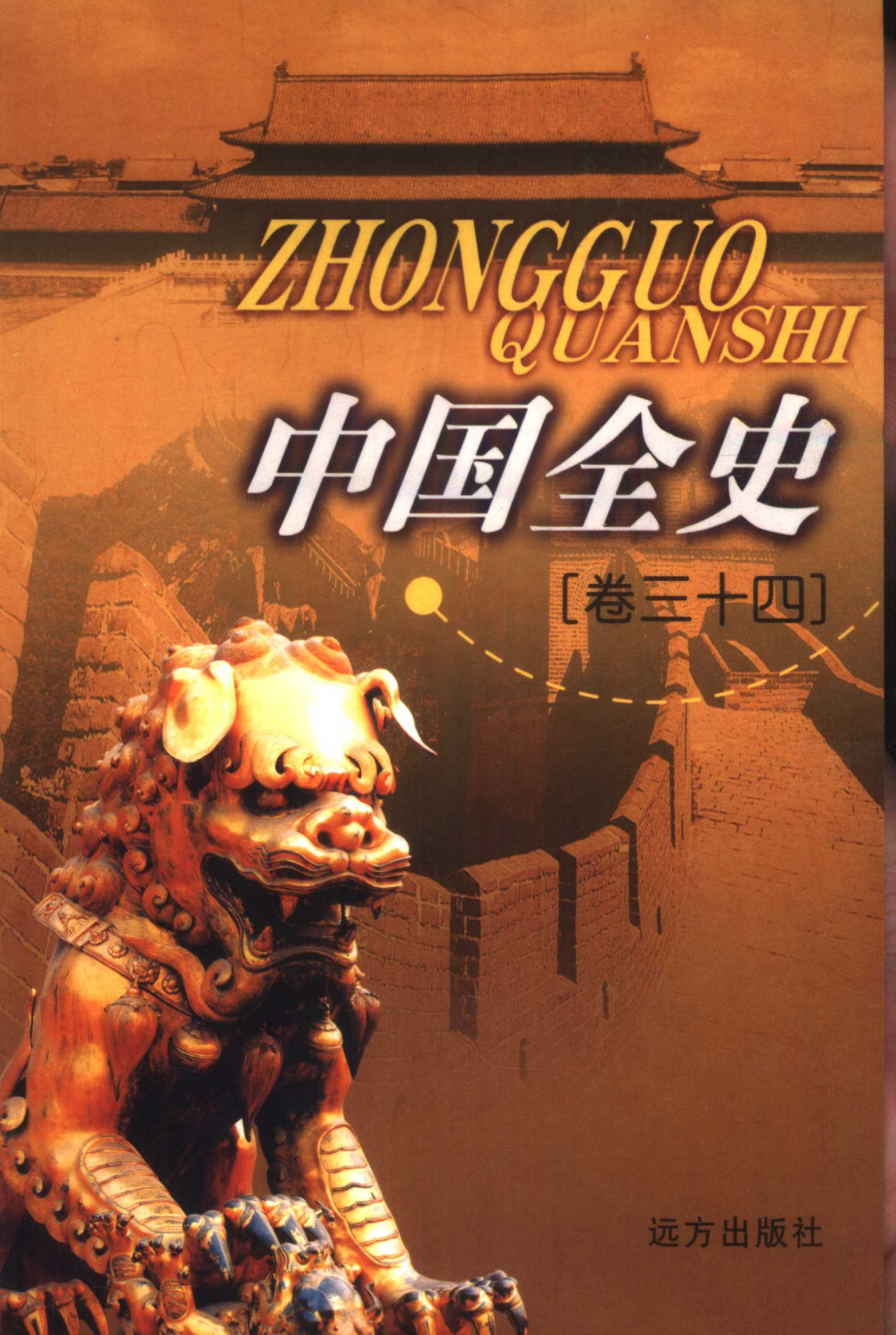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warm, golden-brown photograph of the Great Wall of China. In the foreground, on the left, is a large, ornate stone lion statue (shishi) with intricate carvings. The wall stretches into the distance under a hazy sky.

ZHONGGUO
QUANSHI

中国全史

[卷三十四]

远方出版社

中国全史

主编 程思源

秘史

卷三十四

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胡丽娟

中国全史(秘史卷)

主 编:程思源

出版发行: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010010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河北三河市德辉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4900 千字

印 张:338

版 次:2004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:1 - 1000 套

标准书号:ISBN 7 - 80595 - 975 - 7/K·27

定 价:1280.00 元(全 48 卷)

第一编 先秦秘史

先秦秘史

夏启即帝位 王朝至此立

却说启乃禹王长子。母后涂山氏之女，名女娇。其母贤能聪敏，生三子皆贤。先帝本意中于益，欲立子，恐天下人议王私于己子，致贤人失所，故囑以立之，以服天下之人。不期天下皆共闻启贤明，不知益而知启。于甲申元岁立启，遂即大位。

启字奋校。群臣朝贺，山呼拜舞毕，启帝曰：“舜帝子商均为宾奏官，主治九辨、九歌舞、九韶种种有法，节节可规。王甚喜之，加封潍正音侯。”帝启颁旨，会诸侯于钧台。诸侯皆至，朝参帝启山呼毕，命设宴以享诸侯。帝契曰：“朕无才德，不足以王天下。但诸卿冒举，有违先君之命。朕天地间罪人矣。今暂领国务，侯有德者居之。”诸侯顿首，皆颂圣德。六卿疑达、疑胜、正忠、正林、德武、德用出班奏曰：“今有扈侯无道，不奉正朔，慢侮五行，怠弃三政，不遵陛下旨意。”帝启曰：“既有扈侯无道欺侮，卿等六卿，即代朕伐之。”

六卿领旨别驾，点五千人马，杀奔有扈国来。小卒飞报有扈侯，有扈侯灵招，即点兵出敌。两阵对圆，六卿出马问道：“有扈侯，天下诸侯皆归王化，汝何悖逆！”灵招答曰：“某闻天下公

器，非可私传。汝等受启之私，忘先君之命，立启为王，某甚不服！”六卿曰：“尧、舜为子不肖，故授贤明。今先君之子，仁爱慈孝，德播天下，何必废其亲子，而授他人！”灵招笑曰：“知子者莫如父，已知子不可为君，故授之益。汝等背违先君之命，致贤人失所，反敢阵前乱道耶！”手捻长枪，拍马杀过阵来，望六卿便刺。六卿终是文官，只道灵招不敢出战，不知提防，无一人抵挡，大败而走。三军散乱，六卿奔逃，各不相顾。灵招见六卿败去，亦不追赶，收兵入城。

六卿败走三十里，见无追兵，方收集残兵。回朝入奏帝启曰：“臣等领王师，征有扈侯，不忍战伐，欲其改过。不料灵招原心不改，恃强杀进，臣等失于防备，今败回见陛下。乞再统兵往之，将功折罪。未敢擅便，奏请定夺。”帝启曰：“不可。且人地非浅，民非寡也。今兹不胜，是寡人德薄，不良不善也，何再伐为！”六卿叩首而退。

帝启自此琴瑟不张，钟鼓弗考，不茵席，不仍味，秉政听朝，尊贤委能，广布德政。四夷宾服，百姓咸得观化。有扈侯灵招闻帝启如此仁德，上表悔过请罪。帝启览表大悦，语群臣曰：“彼时六卿之败，朕自知过，故不命再伐。今朕不行征讨，而人自服矣。古云，正己则人正。信其然也！”遂赦灵招前罪，赏赐来使甚厚回国。

帝启退入后宫，一连三五日，未曾设朝。觉身不爽快，自知不能起，召群臣至后宫遗嘱。众臣拜伏于龙榻前，命起立，帝启与众臣言曰：“朕蒙诸卿举立，在位九年，皆赖卿等扶持，国家颇安。朕福德薄，不一年而益丧，朕甚为之恻悼。今朕得疾，自觉神不守舍，但天下大事，必得贤才然后可托。朕观眼前之人，皆未有可授之者。朕子不识国事，卿等宜从众公议，寻择贤明，以保社稷，庶不负先君之志，朕死无憾矣！”言讫遂崩于建德殿。在位九年，寿五十三岁。众臣治丧毕，葬王于钅台陂之左山。

太康享乐误国 五子作歌规劝

夏启去世后，嫡长子太康即位。他穿上画着日月星辰、江海山岳和鸟兽怪龙的丝织长袍，戴上垂着各种珍珠美玉的冠冕，坐在布满森严侍卫的高台上，接受群臣的朝贺。随着齐鸣的钟鼓、盈耳的丝竹，群臣鱼贯而入，跪伏高台下，朝见新天子，齐呼“万寿无疆”。毕恭毕敬地侍立两旁。

天子，何等的威风，太康得意极了！大权在握，谁敢不听号令？这位既没有见过祖父大禹的艰苦创业，也没有其父夏启驾驭群臣杰出才干的太平天子，听到的是都奉承之声，越发神气起来。

即位之初，太康颇有一些作为，整顿兵马，遣将守关，派人巡查，听取民情。可久而久之，他便厌烦了。日出登堂、竭心尽智地思虑国事，哪里比得上端起玉尊、口呷美酒惬意呢？太康一日小饮，三日大宴，有时喝得兴起，竟日不朝。老臣进宫直谏，臊得他脸色一阵红、一阵白，借酒遮面，喝令卫士乱棒打出，宫门前承即挂出“擅入禁地聒噪者立诛无赦”的告示牌。忠臣缄口不语，佞臣得意忘形，像群苍蝇，乱哄哄地围在太康周围。太康随心所欲，动用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建起奢华的怡乐台，每天不是宴饮，就是游乐，尽情地挥霍，府库空了，便去属邑索取。这一闹腾，纲纪松懈废弛，诸侯离心离德，百姓怨声载道。太康可懒得去想安抚人心的朝政大事，一味追求吃喝玩乐，宫里呆腻了，就依从阿谀近臣的主意，下令准备鞍鞴器具，择吉日外出游猎。

太康有昆弟五人，眼见国势不稳，心忧如焚，又见天子欲离国都，不约而同地赶到宫门，撞开交戈卫士的阻拦，直奔怡乐台，苦苦劝道：“我们夏人立国几十年，祖宗声名显赫，可不能

到了我辈手里就败落下去。现在人心惶乱，时局不稳，当务之急，亲贤远佞，勤政爱民，千万不能为己私欲，擅离都城，一旦有变，悔之晚矣！”

昆弟五人，违令忤意，句句刺耳，太康不由得怒气陡生，骂道：“你们年幼无知，懂得什么？天子天子，就是苍天之子。你们当中，谁见过苍天出现意外？想是你们眼红，心怀不轨，前来造谣……”太康越说越愤恨，喝令侍卫，将昆弟五人推出去。昆弟五人挣脱侍卫的扯拽，额头碰地，面门流血，拉着太康的长袍，声泪俱下。太康起身，拂袖而去。昆弟五人，面面相觑，黯然神伤。

车载美酒，人擎伞罗，太康带着亲信随从，前呼后拥地离开国都，来到郊野游猎。微风轻拂，鸟鸣枝头，兔奔草泽，景致比宫里好玩多了。太康撒开人马，追逐野兽。弦响狐倒，太康高兴得眉开眼笑，至于踏倒多少庄稼，他可管不着。农夫们眼瞅着被毁坏的青苗，敢怒不敢言，心里恨透了太康。

郊野阡陌相连，野兽踪迹杳然，难于尽兴，太康就催动人马，渡过洛水。洛水南岸，人迹罕至，原始森林，古木参天，珍禽异兽，多得不可胜数。奇花异草，美景尽收眼底。太康边走边玩，纵马游猎，品尝野味。玩得痛快自在，忘了回都城。沉溺于游猎中的太康，根本想不到他的天下已经处在危险的时刻。

有穷氏的国君后羿，聚集起训练有素的兵卒，日夜兼程，向夏天子的都城挺进。相传有穷氏的先祖是帝尧时射掉天上九日、为民除害的英雄羿，由于羿建立殊勋，帝舜赐他彤弓素矢，允许他征伐有罪的部落，因而有穷氏在华夏诸族里很有地位。现任的有穷氏国君，射技高超，勇猛善战，被人誉为羿的再世，亦称“后羿”。后羿参加过天子朝聘大礼，垂涎夏代帝王的富贵权势，表面曲意顺从，暗地里树立党羽，整训军队，扩大势力，伺机夺取王位。

太康游猎洛水，几个月不返，后羿瞅准时机，亲自督率兵马

杀奔都城。农夫国人，仇视太康，并不抵抗。后羿没费什么力气就占领了天子都城，然后派重兵扼守河岸，故意使人涉水报信。猎场上，鹿窜牛奔，太康援弓射猎，得意非凡。正在射猎的兴头上，听到国都失陷的坏消息，抬头望天，偏巧浓云遮住日光，这才慌了神，手哆嗦着，弓矢掉在地上也顾不得捡，吆喝着随从亲信，拼着全力往回赶，赶到洛水边，发现对岸戒备森严，无法渡过河去。太康只得派使者向后羿求情，让开一条路。后羿对天子的使者不屑一顾，哈哈笑道：“我是君王，我为什么要给他让路？太康喜欢游猎，何必回都城，就在河那边住着吧！一年四季，按时纳贡。要不然，可别怪我不客气！”

太康神气惯了，何时受过这种窝囊气，噎得半天说不出话，要打，自己这些人马不是后羿的对手。不打，怎么能把天子的宝座白白让给人家。到了丧家失国地步的太康，这时想起了诸侯部落，派人告急，请求救兵。各诸侯部落早就不满意太康的游猎索取，又惧怕后羿的强大势力，犯不上为太康去送死，个个按兵不动。

流亡洛水的太康，日夜盼望援军，盼得望眼欲穿。盼了月余，只盼到了从都城脱身而来的昆弟五人。兄弟见面，免不了抱头痛哭。太康抹了一阵眼泪，忽然责备起昆弟五人不能守国，庸才、笨蛋、白痴……他总算找到了泄愤的对象，多天来的怨气一股脑地砸向同胞手足。昆弟五人并不反驳，静静地听着。太康骂够了，也骂累了，才闭上嘴。

太康的大弟弟仲康，理解地摇头叹气，脱口歌道：“皇祖有训，民可近，不可下。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。预视天下，愚夫愚妇，一能胜予。一人三失，怨岂在明，不见是图，予临兆民，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，为人上者奈何不敬！”

二弟接口歌道：“训有之，内作色荒，外作禽荒。甘酒嗜音，峻宇雕墙。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。”

太康脸色涨红，瞪起了眼睛。三弟全然不顾太康神情的变

化，高声歌道：“惟彼陶唐，有此冀方。今失厥道，乱其纪纲，乃底灭亡。”

太康的脸涨成猪肝色，怫然站起。四弟的目光直视着太康，亢声歌道：“明明我祖，万邦之君。有典有则，贻厥子孙。关石和钧，王府则有。荒坠厥绪，覆宗绝祀。”

“帝业落到异姓外人的手里，你们不帮着我设法夺回，还讥刺我。难道你们前来，就是为了看我笑话？搬出祖宗遗训，就是为了挖苦我么？”太康愤愤地说着，双手抱住了头。

“哥哥，到了这种时候，你还猜忌自己的兄弟，如此执迷不悟！何谈恢复王位？”五弟季康凄怆地说着，击节歌道：“呜呼曷归，予怀之悲。万姓仇予，予将畴依。郁陶乎余心，颜厚有忸怩。弗慎厥德，虽悔可追！”

小弟年幼，声声清脆，字字泣血，震颤着太康的心灵。自己执掌权柄，失国罪责怎么能推到他人身上？太康低下了头。说来也怪，以往太康游猎在外，整月整月不想回都城，可如今呆在洛水，日夕思念归去，虽然思归急切，但无由可去。在这种自责的煎熬中，太康邑郁成疾，不久病死。

太康尸骨葬于异域，五子作的歌在都城悄悄传开。

后羿专夏政 少康终复国

太康死了，没有儿子，占据帝王之都的后羿，理所当然地做起了天子。他毁了夏氏的宗庙，过起了威气十足、奢华淫靡的生活。限宠信大臣羲和氏在3个月内重新修建好怡乐台，使者飞马传信，令各部落诸侯带着上贡的土产和应交纳的田赋于今秋九月前来相会。

羲和氏见太康不理朝政，后羿势力逐渐强大，又有重诺在前，便背叛夏朝，投靠后羿，结成私党。后羿交给的差事，羲和

氏岂能不竭尽全力？何况还有许多油水可赚！他把天文知识的特长充分发挥在怡乐台的建筑上，雨天装饰屋内，丽日架梁垒墙，一大群凶狠的随从日夜监督着。怡乐台修建何其神速，竟然提前完工。

后羿在羲和氏的陪同下，从仓房查到库府，从林苑看到隅堂。王座巍峨，彩旗飘舞，房脊相连，富丽威武。后羿乐得闭不上嘴，连连称赞羲和氏能干，封官赏赐，羲和氏得到了实惠。

约定的日子到了，后羿穿戴着天子的服饰，坐在怡乐台正中高高的尊位上，满面威严，再加上两旁执戈肃立的侍卫、不绝于耳的钟鼓丝竹，颇像天帝降临人间。一队队盔甲鲜亮的士卒，在怡乐台的周围游弋。高台前方陈列着夏朝镇国之宝——九鼎。禹治水时曾将天下分成冀、兖、青、徐、扬、荆、豫、梁、幽九个州，禹即帝位，各州都送来珍贵的金属礼品。禹用这些铜铸造了九只大鼎，每只鼎铸上各州的珍禽异兽、风物特产。后羿拥有九鼎，就象征着他是天下九州的主人。如期赶到会场的各部落首领，何曾见过这种显赫的场面和森严的戒备，恭敬地呈上礼单贡品。后羿看着堆积如山的珍宝异物，更加摆出天子的威风。只见他一挥手，武士押来捆绑结实的斟寻氏、斟灌氏的国君。原来这两个部落是夏人的氏族，不愿背祖忘德，斩了后羿的使者。后羿出兵，大败斟寻氏、斟灌氏，活捉了两国的君主，并把他们斩了。

朝贺完毕，后羿设大宴款待臣服的下属。他高踞首座，各国诸侯按疆域大小和贡品多少分成等级列坐两旁，方鼎熟煮着整个羔羊，豆盛着美味佳肴。贡品中少不了金玉琢成、兕牛角雕成的酒具，更少不了可口的佳酿。诸侯们举着觥、觥向后羿祝寿，后羿举杯同贺，扬脖喝了一口，醇香无比，就一觥一觥地喝起来。过去忙于争权夺位，无暇顾及饮酒，现在定了名分，掌握了国政，贵为天子，何不及时行乐？

后羿盘踞都城，并不想如何宽待国人，他靠军队夺了天子的

地位，也要靠军队巩固天子的地位。在他看来，只要他的军队战无不胜，就不怕有人作乱反叛。后羿加大贡赋的数量和品种，无休止地收敛征税，用农夫国人的血汗奉养着强大的军队，自己则用羲和氏为向导，热衷于饮酒打猎玩美女。

这可苦了各部落的百姓，赋敛要从土地出，土地与历法天文相关。自从后羿专政以来，沾了光的羲和氏跟在后羿的身边，整天喝得醉醺醺的，天象、历法弄得一团糟，结果耽搁了农时，减少了收成，除去缴纳之外，难以充饥，各部落纷纷请命，要求后羿严惩羲和氏的失职之罪。后羿的享乐离不开羲和氏，他岂能为农时而杀自己的亲信。

在后羿统治失去民心时候，夏人前来复仇夺权。流浪洛水岸边的仲康继承帝位，虽然徒有虚名，回不了国都，但是他吸取兄长太康的教训，生活俭朴，手持耒耜，劳作田间，随从有染病躺下的，无不伺奉在侧。仲康的宽厚与后羿的暴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仁君的美名自然传了出来，传到百姓的耳中，不到万不得已时，谁愿离开祖宗家园？传到后羿的耳中，他认为弱小的仲康成不了大事，自己正忙着和新近得到的善于调制野味的小臣寒浞玩得高兴，他不愿意为一个仲康败了游兴。

不少部落受不了这种苦楚，纷纷跑到仲康那里告状。仲康看到这是收拢人心、重振祖业的机会，便以天子的名义向各部落发出通告，历数羲和氏玩忽职守、毁坏农业的罪行，表示自己要替天行道、重整朝纲、严惩不贷的信心，派人到处活动，联络各国诸侯。这一行动果然有效，响应者云集而来。仲康遣胤国的国君起兵讨伐羲和氏，沿途不断有人加入讨伐的队伍，很快就打到了羲和氏的封邑，酗酒作乐的羲和氏死在乱兵中。

家无二主，仲康竟然用天子的名号灭掉自己的亲信，后羿动了怒，调动强兵悍将，迅速截住胤侯。两军对峙，后羿当先，他拉起硬弓，叉开虎步，一箭射中胤侯的咽喉，胤侯登时死去。后羿一声令下，如雨的利箭射过去。讨伐的大军失去了主帅，又抵

挡不住后羿的攻势，顿时败了下去。后羿挥兵掩杀，一直打进胤侯的封邑，掳掠了全部人口，载上粮食财物，放火烧了城邑房屋，凯旋还都。

后羿出师，马到成功，灭掉了胤国，霸占了胤侯漂亮的妻子，哪个诸侯还敢拿脑袋去送命？后羿要杀一儆百，惩戒臣属。他命寒浞剁了胤侯的尸体，蒸了肉酱，分别送给氏族首领与各国君主，当然也少不了仲康的一份。

仲康为胤君的失败而难过，为诸侯的反复而伤心，正在这时接到后羿送来的肉酱，不觉急火攻心，昏厥过去，从此重病缠身，不到半月，溘然去世。临死前，他叮嘱儿子后相一定要除掉残忍的后羿，报仇复国。

饱尝流亡艰辛的后相，很有远见，他看到洛水离后羿太近，在后羿的眼皮底下难于强大，为长久之计，必须到别处去发展势力。后相打定主意，动员自己的部下，带着为数不多的男女老幼，辗转东迁，远行帝丘，住了下来。

各国诸侯目睹了胤君的惨剧，惟恐遭到同样的下场，岂敢口出异辞？不仅按数贡赋，而且还经常地应着时令，供奉鲜品。诸侯臣服，八方进献，后羿觉得自己英雄无敌，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，便立胤侯的妻子为后。胤侯的妻子本来是天子属下一个受封的小国君主夫人，眼下做了帝后，拥有九州，应该高兴。可她想到化成废墟的城邑，想到惨死的夫君，艳如桃花般的脸庞立刻布满愁云，弯弯的两道细眉微微蹙起，更别有风韵，令人怜爱。后羿为讨得帝后欢心，陪着她赏花观舞，饮酒作乐，朝中政务推给寒浞去料理。

后羿面前，寒浞百依百顺，庭堂之上，他代表着天子决断大事，那威严的气派，丝毫不逊色于后羿的亲临。诸侯趋之若鹜，哪位敢不奉承寒浞？寒浞尝到了掌权的甜头，岂能屈尊人下，受人役使？他窥测王位，盘算着怎样从后羿的手中夺取天子大权。

寒浞极富心机，他原是伯明氏部落的成员，为贪占别人的财

富，摇唇鼓舌，搬弄是非，闹得氏族殴斗不止，后来真相大白，寒浞被氏族驱逐，落魄困厄，僵卧树林里，差点让后羿当成猎物射死。寒浞乞讨了几口剩汤，缓过精神，凭着一张巧嘴，说动后羿，进了都城。有了寄身之处的寒浞，又凭着溜须与烹调的本事，取得后羿的宠信，成了心腹。在后羿看来，寒浞的富贵是自己给的，他当然是最忠心的奴才。可在寒浞的心目中，后羿不过是仅供自己利用的梯子。未登上天子宝座前，梯子是有用的，寒浞以自己的心理推测别人，充分利用掌管朝政府库的权力与出入宫闱的方便，小恩小惠，收买人心，今天送给这位几粒珍珠，明日送给那位半匹丝帛，就连帝后身边的侍女也得到了一些稀奇的小玩物。时间长了，竟避开后羿，和帝后有了来往，闲言碎语，互相试探，道破心事，俩人结成同盟，耳语着谋划。

帝后的脸上绽出笑意，顿时百媚倍生，三天欲吃飞雉，两日想尝走兽，并且只用后羿亲手弄来的，说是把后羿的深情铭刻心里。后羿喜得神魂颠倒，他本性酷爱射箭，因为帝后才滞留宫中。帝后爱吃野味，对了脾气，他带着人马，外出游猎，偌大的都城，寒浞留守，夺权的密谋顺利地实行着。

后羿满载归来，帝后远接近迎，殷殷相待，举觥对酒，言笑融融，趁机讲几句寒浞忠心尽职的好话。帝后的软语温言，后羿无不听从，况且他的耳朵里早就塞满了寒浞的好话，经帝后这么一说，他更放心了，将朝政全部交给寒浞，自己每天除了宴饮，便是游猎。自负的后羿，丝毫查觉不到随从的心早已离他而去。

四梁八柱，安插妥当，宫里官外，尽是自己的党羽，寒浞用不着后羿这个梯子了，该毁它了。但寒浞顾忌后羿的勇武，决定在宫里动手。这天，后羿猎到一只大棕熊，兴冲冲地进了宫，帝后盛妆，摆上早就预备好的佳肴美酒，令女乐跳起新编的舞，自己则频频举觥相助。香气弥漫，彩袖飞扬，人语婉转。后羿拥着帝后，喝着美酒，不一会儿就喝得酩酊大醉，瘫倒几案旁，碰落兕觥。响声惊起屏风后的武士，他们窜出来，轻易地杀了后羿。

后羿死了，寒浞住进宫里，做了天子。他是以机谋窃取天子宝座的，不敢过分相强诸侯，彼此倒也相安。帝后给寒浞生了两个儿子：浇、豷，兄弟俩天生神力。寒浞请人，弓矢戈矛，无不教悉。10几年过去了，浇与豷长大成人。儿子骁勇善战，老子狡诈多智，蛰伏的寒浞展开腰身，有所行动。他让浇驻守险要的过地，让豷掌管富庶的戈地，自己独居都城，成鼎足之势，然后发兵伯明氏，讨其相逐之罪，尽数占有伯氏部落的财物。初次兴师，显示了浇、豷的力量。放眼天下，寒浞可不怕任何一个诸侯，使他寝食难安的是迁居帝丘的夏后相。

后相在帝丘，接到斟寻氏、斟灌氏相继亡国的消息，震惊忧虑。他未曾料到寒浞这么快地发兵，也没有想到浇、豷的军队这么凶猛。抵抗自然以卵击石，避开锋芒为止。可王后缙怀孕就要分娩，真令人难下决断。在后相犹疑的时候，浇、豷率领大队兵马，呐喊着包围了帝丘。面对强敌，后相冷静下来，他果断地命令心腹大臣伯靡保护着后缙与城中老幼突围，自己手持铜戈，亲带不怕死的将士，接住浇、豷厮杀。但由于寡不敌众后相与他的将士全部战死。帝丘夷为平地，浇、豷捧着后相的首级献捷。寒浞去掉了心病，又有过浇、戈豷两支劲旅，觉得坐稳了天下，便一反以往的恭谨，朝令夕改，对部落首领和侯国君主乱施淫威，聚敛财物，日甚一日，惹得天人共愤，山川崩塌。寒浞可不管什么旱涝无收，越到老年，越纵情享乐。被权势富贵搞晕了头脑的寒浞，完全忘记了天子宝座是窃取来的，当然有人要夺回去。

这个要夺寒浞天子地位的人不是别人，他就是后相的遗腹子少康。当年后缙死里逃生，从狗洞爬出，回到娘家有仍氏，生下少康，母子隐姓埋名，生活民间。后缙把复仇兴邦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，倾尽心血对少康进行培养教育。少康有志气，小小年纪，十分懂事，军事训练、狩猎生产，处处干在前，吃苦耐劳，沉默寡言，很得部族人的喜爱。年纪稍大，少康投奔有虞国君，担任庖正。有虞国君明白他的身份后，见他气度不凡，便把女儿

嫁给了他。少康有了立足之地，就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，组织人们耕种土地，发展畜牧业。他的德政赢得了百姓的信任，经常有外姓异族前来投奔，慢慢积聚起力量。少康等待时机，他与父辈的大臣伯靡勾通消息，又派人暗中联络诸侯。经过多年的积极准备，少康集中兵马，亲统大军，千里奔袭，直取国都。

兵临城下，寒浞根本不知道，他居住深宫，任意作乐。守城的将士，厌恶寒浞的暴虐贪婪，开门迎接。当少康突然现身，威风凛凛地站在寒浞的面前，寒浞还以为后相索命来了，哆嗦着在地上，口呼“神灵饶命”。他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就束手被擒，成了阶下囚。

少康收复国都，立即释放因拖欠贡赋而入狱的无辜百姓，大开仓禀库府，发放粮食衣物，在社稷坛上，用寒浞的脑袋祭祀天地祖宗。然后，诏谕诸侯，宣布自己要重修大禹德政，复兴夏室。这些年来，诸侯受够了后羿、寒浞政变的凌人盛气，素闻少康仁义，纷纷前来，拥戴少康。

少康不失时机地集合人马，分头攻打过浇、戈殪。过浇、戈殪靠着父势，又仗着自己的勇武，平日昏暴，动辄拳腿，甚至刑罚，很不得人心。大兵压来，谁愿为他们兄弟俩卖命？过浇、戈殪顽抗一阵，被部下杀死。城邑、财物、人口、土地，归属少康。少康救济孤贫，安抚民众，唱着得胜歌，回到了都城。

少康接受部落首领与侯国君主的朝贺，即天子大位。他勤勉政事，兢兢业业，使萧条、冷落的中原大地，重新出现勃勃生机。历史写下少康复国中兴的光辉一页。

七帝享太平 刘景贡龙甲

却说帝杼弱冠，遭家未竟，与先王少康共历艰险。有英毅之资，师禹王行事。诸侯来朝，坐享安靖。甲辰年嗣位，庚申年

崩，在位十有七年，寿三十有九岁，传子槐立，是为帝槐。于辛酉元年嗣位，东九夷来御，四方无事。享国二十有六年崩，传子芒立，是为帝芒。

丁亥年嗣位，众臣朝贺毕，帝芒曰：“朕欲同卿等，以玄圭宾于河东，狩于海，可乎？”众臣奏曰：“陛下溥施盛德，无有不可。”帝芒闻奏大悦。次日帝芒排驾，执玄圭，备祭礼，至河边祷告河神，祝之曰：

朕芒承祖天下，以摄万民，敢不取信于四方，而竞祖业。今朕祷尔河神，掷玄圭于河内，以表朕心。如朕不仁，神其降诸。帝芒祷毕，以玄圭掷于河中。又同众臣起身至海。河海清平。帝芒回朝，天下太平。帝芒崩，遗命嘱咐，传子泄立，是为帝泄。

乙巳年帝泄即位，乃设早朝，百官奏六夷各遣使人贡。帝将所受之贡物，问众臣曰：“今外夷宾服，各献其方物，朕用何物以答之。”有臣出班奏曰：“臣闻太祖时，夷人贡物，止答之以土产，相沿已久。至太康失位，四夷皆叛，至帝相乃征外夷，迨四方平，然后来贡。今陛下宜赐爵，上封号，以来贡先后，为高下厚薄，则夷不敢背叛矣！”帝泄闻奏大悦，即命厚赏使臣，加封命之制爵，各为本地王位。夷使谢恩回国。自此俱各降服，无敢异心。

帝泄在位十有六年而崩，传子不降立，是为帝不降。辛酉年即位，享太平之国，五十九载而崩，寿七十岁。不传子传弟扃即位，是为帝扃。庚申年嗣位，亦享太平之国，二十一年而崩，寿四十岁。传子廛立，是为帝廛。辛巳年嗣位，亦享太平之国，二十一年而崩，寿三十六岁。帝廛复传不降之子孔甲立，是为帝孔甲。

已上七帝，共治天下一百八十八载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诸侯来朝，四夷宾服，群臣遵君。

却说帝孔甲于壬寅年即位，专好鬼神之事，不正宫廷，不务德政，天下诸侯多叛，表云片入奏，只当不知。众臣谏之不听。

一日天降二龙，一雌一雄，落在朝门之外。近臣奏知，帝问于众臣曰：“天降二龙，此何吉凶？”左部一臣名蔡史，出班奏曰：“天降二龙不升，乃祥瑞之兆，陛下出旨，有能养者，赐于养之，待其自升。”帝准奏，即出旨，召有能养龙者。右班部中闪一臣名邓云，上奏曰：“有刘累者，能善养之。”帝曰：“卿何得知？”邓云曰：“昔有晋叔安甚好龙，每求其嗜以饮食之，故龙多归，柔驯易制。先帝赐其姓董氏，封宗川侯。后刘累学养于董氏，臣故知其能养也。帝闻奏大悦，即遣使宣刘累入朝。刘累随召拜伏阶下，帝曰：“今天降二龙不升，必要养畜待其自去。朝臣荐汝能养，故召汝至此，领去果能养否？”刘累奏曰：“臣果能因其嗜而养之。”帝喜，命领去养。

刘累随即出朝，吩咐手下之人，扛龙到家嗜养。平日亲自调和饮食。常进美味饮食于孔甲。孔甲甚喜，其赏赐甚厚。一日，其雌龙忽死，累潜醢此龙，调和烹进。孔甲食之，其味甘美，即封累为御龙侯。遂入朝谢恩。一日，孔甲思食前味，命使再着累以雄龙醢进。累接旨大怖，自思死者可醢，生者何敢近去杀之。只得把两句闲言支吾，使臣去了，遂连夜逃于鲁县。

使臣见刘累逃走，回奏孔甲，言刘累逃走外国。孔甲大怒，命武士三百人，前去养龙池捉龙，杀而醢之。武士领旨，至养龙池，放干池水。正欲下手捉龙，不知龙乃灵物，见水干涸，翻身一摇，将三百武士，皆卷入池中。霎时间，天昏地暗，大雨滂沱，龙腾云而去。三百武士，可怜死于非命。帝都亦滂沱大雨，雷电三日方息。漂去民房无数，平地水深丈余。

使臣奏三百武士，皆淹死于养龙池，孔甲闻奏大惊，因而得病不起，旬日而崩。在位三十一年，寿六十岁。

传子皋立，是为帝皋。癸酉年即位，享国十一年，寿四十二岁而崩。传子发立，是为帝发，甲申年即位，享国十三年，寿四十岁而崩。传子履癸立，即桀王也，暴虐无道。

不知历事如何？